

晉

書

列傳第一

晉書

后妃上

宣穆張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獻羊皇后

文明王皇后

武元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

胡貴嬪

諸葛夫人

惠賈皇后

惠羊皇后

謝夫人

懷王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夙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譚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

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脩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眊側於弦望則龍漉結釁宗周鞠為黍苗鸞尾挺災隆漢墜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孌合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汙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勸侔於十亂泊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寔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迹煥在絺紵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臯人也父汪魏栗邑令母河內山氏司

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卧病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嚙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為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阼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為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謚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衛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謚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父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邕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宮曰崇化

初置宮御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叅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冒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謚爲平陽靖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禁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明明先后興我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矇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沉哀罔訢如何穹昊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

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  
隕喪堯堯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卅荷繁祉  
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躬茲孝友詩書  
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  
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謐靜隆化帝業以創內叙嬪御外協  
時望履信君順德行洽暢密勿无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冲素是放  
雖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荐臻皇考  
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翼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  
靈輜鳳駕設祖中闈輻輳動軫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  
梓宮顧援素旂屏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  
顧予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  
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  
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户太  
康七年追贈繼祖母夏侯氏爲滎陽鄉君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依其家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東平陽新豐陽平公主 武帝即位立爲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頴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官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下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冲



太僕臧權侍中馮孫秘書郎左思及卅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異充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守初不有言近垂因說此意情益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謚母趙氏爲縣君以繼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於是司卜吉窀穸有期乃命史臣作哀策叙懷其辭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鬻三妃爲嬀仰希古昔翼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錄臨統萬方正位于內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弈世豐衍朱紱斯煌續女惟

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  
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  
隕喪望齊無主長去蒸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北旣窆  
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紳告駕  
啓塗服翬綸狄寄象容車金路瞻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  
銘旌樹表翬柳雲敷祁祁同軌爰爰蒸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  
虞卜安軀玄廬土房陶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  
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諱苙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別有傳以咸寧  
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映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  
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内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  
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勲社稷猶當數世宥  
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誡  
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

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頗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言皇太后同逆駿既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安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茲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宜勅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爲脅齒協同逆謀禍釁旣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

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且貶尊號廢諡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是等議廢太后爲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寵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寵付廷尉行刑詔曰聽寵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寵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誓賴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二十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軋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揚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鮒極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閭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松侍中荀邃

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祇肅禋祀詢及  
羣司將以協定大禮臣輒思詳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  
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  
為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  
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  
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  
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頤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  
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  
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  
以悼后復立為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為非則譜謚宜闕未有  
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為立  
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祀  
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  
尚書謝廣光祿勳留擢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

等咸從譚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脩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恒休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忉兮兼始終之萬慮嗟殷憂之沉積兮獨鬱鬱結而靡訴意慄慄而無聊兮思纏綿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曛曖而無光兮氣惴惴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為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言禁之清切兮欲瞻觀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歔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為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

毗心不自聊泣漣師兮援筆抒情涕淚增零許斯詩兮後為貴嬪姿  
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  
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  
姜妣歸周宣德中闡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豈異楚馬鄧兩妃亦毗  
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宇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  
六宮號毗四海慟心嗟余鄙妄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  
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  
弈世朱輪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御名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  
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  
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甥乃納聿嬪  
聖皇正位閨闈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  
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  
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

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青陽鳴鳩告  
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釐黷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  
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惟  
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矩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  
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思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  
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姪姒訓邁姜嫄堂  
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枝菴藹四海蔭焉微斯皇  
妣孰茲克臻曰軋蓋聰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  
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  
康巫咸騁術和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將離載昏載荒奄  
忽崩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  
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奎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淚雨零歔  
歔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  
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寔哲通于性命達



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祿無珍寶陰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  
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過密幽室增陰空設幃帳虛置衣衾人  
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豐奠日陳異魂之臨孰云元  
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  
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今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  
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  
隱轡軒弁經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佐佐旌旄翻翻輓童引  
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曾  
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推存撥亡明神所嘉  
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  
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祗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  
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肩闔旣闔窈窕宜冥有夜無晝曷用其  
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  
我銜卹慄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

衣結戀靈立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  
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其宜茲焉撫育羣生恩重滋  
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  
思言慕涕漣而焉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峨峨  
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  
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詰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  
之榮越在幼冲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姪邈妙比德皇英  
京室是嘉備禮致娉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  
戾止車服暉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翊翼聖皇  
獻詰孔純敷茲狂戾闡惠播仁蠲累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  
遐震后之踐祚囹圄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  
興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煴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露玄雲  
晻藹靈液霏霏旣儲旣積待陽而晞瞻睨沾濡柔閨中畿長享豐年  
福祿永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其麗

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荅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為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芳生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仲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為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

也永嘉初穆與政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晉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政及穆臨刑政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於穆非政之意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峇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取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勗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荅荅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荅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荅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

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万歲  
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  
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脩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  
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  
璉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邪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  
立爲皇后生何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  
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族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繇  
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  
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侯后知瑋怨之  
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  
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乱  
彰内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旣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  
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踈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  
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

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后詎有身內橐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内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

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  
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為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  
安侯猛三兄皆為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  
怒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  
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  
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  
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  
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  
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  
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  
伏誅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  
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康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  
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並見外戚傳賈后既廢

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又以討玄之爲名又敗穎秦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眖等唱伐成都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顥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勅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駿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悼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跣踵之心人想變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樂當誚金墉內外振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与姦人構乱衆無愚智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



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承聞妾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  
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  
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願見表大怒乃遣陳顏呂朗東收噉噉奔青州  
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入廢后及張方首至其  
日復后位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  
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即位尊后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  
没于劉曜曜潛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  
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  
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  
今日妾生於高門嘗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有  
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謚獻文皇后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  
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  
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

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卽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卽位追尊曰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爲世子觀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識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列傳第一

后妃上

晉書三十一



列傳第二

晉書三十二

御撰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荀豫章君

明穆庾皇后

成恭杜皇后

周太妃

康獻褚皇后

穆章何皇后

哀靖王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

簡文宣鄭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定王皇后

安德陳太后

安僖王皇后

恭思褚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為琅邪王納后為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脩飾陵上屋以為廟太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祇順昊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乃祔于太廟葬建平陵太寧中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

豫妻王氏爲邳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鄉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襲由是爲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爲帝所譴漸見疎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弟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陽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爲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帝即位立爲皇后冊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成肅雍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朕夙罹不造煢煢在疚羣公卿士替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崇柔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室基母儀天下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即

位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丘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后即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罔極贈琛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母丘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又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奔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爲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漏盡懸簾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爲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內官旦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况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紼掃而已

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柏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爲貴人哀帝即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柏溫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勰議應曰太夫人詔崇爲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爲太妃劭合禮典不太常江道議位號不極不應盡劭興寧元年薨帝欲服重江勰啓應總麻三月詔欲降爲基年勰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哀見外戚傳后聰朗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琅邪王妃及康帝即位立爲皇后封母謝氏爲尋陽鄉君及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

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躬寔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媽  
淑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縣命臣等章惶一日  
萬機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冲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  
近明穆故事以爲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  
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  
冲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  
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  
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挹思順坤道所以不距  
羣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冲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  
有司奏謝夫人既封荀卅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  
太常舛融議依鄭玄義衛將軍東在宮庭則盡巨敬太后歸寧之日自  
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  
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議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義  
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東焉帝旣冠太后詔曰昔遭不



造帝在幼冲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備倭敬從弗遑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冲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筭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相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有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慄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大喜簡文帝即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溫又薨羣臣啓曰王室多故禍艱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恇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竒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尚

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  
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那  
妊姁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  
隨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機釐和政  
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  
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  
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劾從所  
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皇帝  
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  
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  
於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而劾同又禮  
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  
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劾同  
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襄碁從之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灊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荅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尉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奉冊立爲皇后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邪乃降后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議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贍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后后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求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袁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后初爲琅

邪王妃哀帝即位立為皇后追贈母姜氏為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

廢帝孝康皇后諱道憐潁川陽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為東海王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為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為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為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顰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為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為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褒為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為夫人

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毋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  
簡文帝時為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  
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  
所厭則私情得叙昔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  
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為會稽王追號曰會稽太妃及  
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  
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  
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  
心今仰奉遺言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  
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  
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案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  
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  
於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礼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後廟備  
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初為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為世子永和四年母子並失帝意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與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荅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弈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峴嶠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以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為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王

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即位尊為淑妃太元三年進為貴人九年又進為夫人十二年加為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啓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啓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為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即位尊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朞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並脩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傳初帝將納后

訪于公卿子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深敬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耻於魏朝楊駿幾傾晉望若帝納后有父者唯廕望如王蘊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中軍將軍桓冲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序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麗而夏族以熙妊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由良善先積臣等叅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爲樂平鄉君后性嗜酒驕妬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訓誡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尋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官爲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爲太子妃及安帝即位立爲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於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爲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爲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年五十三祔葬冲平陵

史臣曰方祗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畧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宣穆閑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瑾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肩禍稭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瓊后滅周方之蓋小末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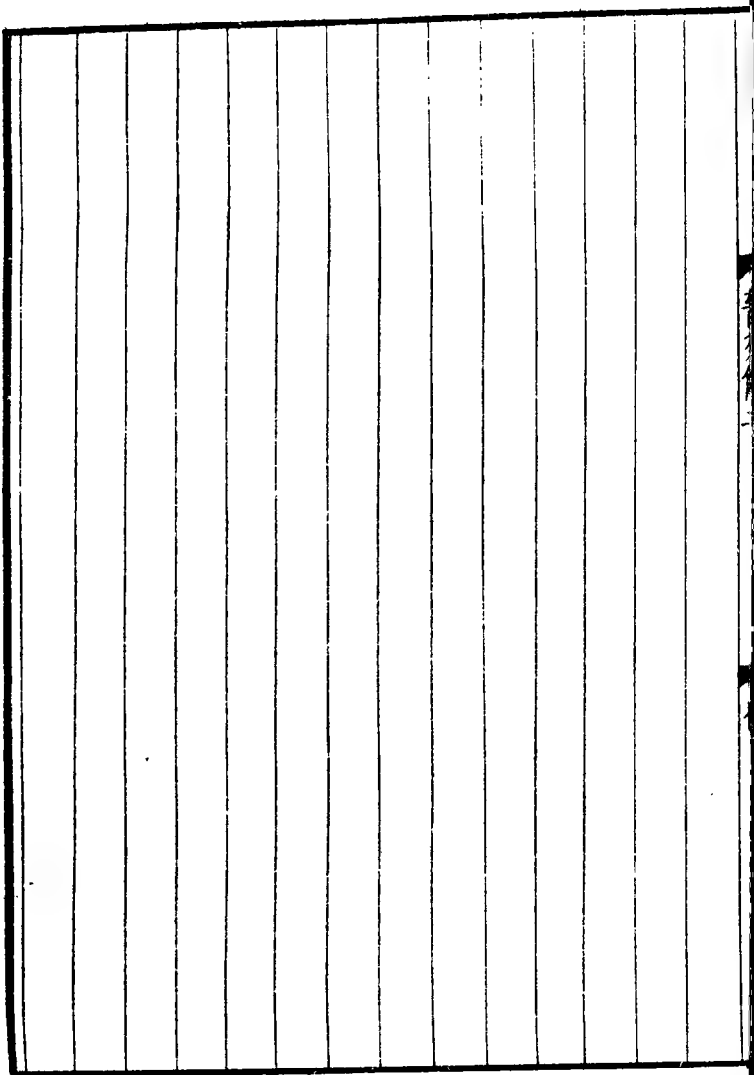
總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  
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宸名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  
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末升葵癸張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  
后沈斷忘情執爨故劒辭恩池蒲起歎崇化繫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  
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乱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威  
帝契闊終罹憂以斃芬實効寵芳菲婉嫕呂妾變羸黃姬化芊石文  
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列傳第三

后妃下

晉書三十二



列傳第三

晉書三十三

御撰

王祥弟覽

鄭冲

何曾子劭 遵

石苞

子崇

歐陽建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駿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醵歎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立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

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  
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  
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  
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  
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爲  
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旣已盡敬今便當拜也  
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其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  
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  
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  
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已  
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  
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  
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  
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

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傳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絜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sub>言</sub>戶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緩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身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樽趣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錯盞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

弟怡怡宗族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感傷要未得特叙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薊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覽字玄通母朱遇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

虐使祥妻覽事亦越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配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泓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鄉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䟽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

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之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彊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凡稱此刀覽後并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別有傳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耽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理，任其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為太子，搜揚仄陋，命中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為德，莅職無幹局之舉，蠶食縵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爽引為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待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冲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冲。然後施用。及魏帝告禪使，冲奉策武帝踐阼，拜太傅。進爵為公。頃之，司隸李熹中丞侯史光奏冲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冲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冲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尅平宇宙，推述勳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勳，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雋，與之斷金，遂濟

時務克定太業太傅壽光公鄭冲太保助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  
各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沉衛  
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  
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即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卅子  
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  
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矜然絕卅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  
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  
弈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雋老衆所具瞻者也朕  
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  
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  
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節俾朕憮然夫功  
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  
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  
頤精養神保御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

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  
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簾褥置舍六人官騎二十人以卅子徽爲散騎  
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薨  
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秘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成  
咸寧初有司奏冲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冲  
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  
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冲無子  
以從子徽爲嗣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好學博  
聞與同郡裴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  
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清靜爲  
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  
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  
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

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忽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誡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叅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奸脩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頌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叅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此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

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迫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  
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  
尉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  
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  
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  
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  
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  
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  
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  
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  
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  
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  
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母阮儉誅  
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勾其命

詔聽離婚荀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  
辭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爲官婢以贖芝  
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爲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曾在司隸積  
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  
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騎莫不  
醉飽帝旣出又過其子劭曾先勅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  
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曾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  
熙初拜司徒改封卽陵侯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  
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  
與裴秀王沉等勸進踐祚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  
曰蓋謨明弼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咸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  
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遠翼佐先皇勳庸顯著朕纂洪  
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  
雖左右王事若乃違汝弼匡獎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衮職未如

用又厭辟之重其以曾爲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  
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曰太  
傅明明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  
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  
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者艾其進太  
宰侍中公如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  
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簾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  
及負更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  
每召見勅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  
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  
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奉秀謚爲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  
自表改謚爲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  
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  
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

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薄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潁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以銅鈎敲紉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乏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摠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及



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菑令表毅貨雖經赦有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為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為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常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表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云便下岐品人謂忠正畏彊易弱粲乃止

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累轉  
大鴻臚性亦奢汰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彈鬯行器為司隸劉毅所奏  
免官太康初起為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羨  
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即綏字伯  
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  
王屋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  
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  
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  
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  
曰此輩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為鄒平令性  
亦矜傲責鄉里謝鯀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鯀拜勢懼  
傷風俗機不以為慙羨為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  
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

爲之語曰石仲容蛟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旣而又被使到鄴事久未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荅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充

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  
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逆擊大破之泰山  
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壽春平  
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  
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旣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  
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  
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其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  
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阼遷大司  
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  
馬彊盛邊境多務苞旣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琰輕苞素  
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  
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琰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  
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  
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

乎祐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為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  
為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  
策免其官遣大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鎮東將軍琅  
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  
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取受任無效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  
虞上書理苞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  
可紀宜掌教典以讚時政其以苞為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  
任以公還第已為弘厚不宜擢用詔曰吳人輕脆終無能為故疆場之  
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  
更授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  
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  
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  
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役之後  
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

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  
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軋軋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  
事任成垂拱仰辨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  
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  
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  
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  
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  
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吟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空  
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  
譏況於合禮典者邪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  
喬統浚雋崇以統爲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爲尚書  
郎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既召喬不得深疑  
苞反及苞至有慙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

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為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為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為前鋒遷中護軍陳耽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宮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超為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顒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為豫州刺史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為太傅越叅軍浚字景倫清儉有鑒識苟愛人物位至黃門侍郎為當世名士早卒雋字彥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為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脩武令有能名入為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

言秦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崇不諂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為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陳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駿威屬尊重權要赫奕内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知自統狂効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柱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勲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慙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歿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折薪以荅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



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卅世之數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駕馬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鵠鳥鵠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鵠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傳祗所糾詔原之燒鵠於都街崇顙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

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  
頃之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  
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  
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  
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純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  
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澳金崇以蠟代  
薪愷作紫絲布步鄣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  
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  
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  
惜又以爲疾已之寶戲甚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  
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  
怛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宴得韭葷壘嘗與愷出游爭  
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貸崇帳下

問其所以荅云且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俱作白粥以投之耳非苽壑  
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蹕蒲  
田輟則馭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  
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  
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  
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  
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追卒不得隱崇徑進  
於後齋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  
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  
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  
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射被羅縠曰  
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  
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  
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

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固以圖倫秀秀覺之  
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  
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  
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荅曰  
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荅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  
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蠅時人以爲族  
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  
無是及惠帝復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苞曾孫樸字  
玄具爲人謹厚無他材藝後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  
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

歐陽建字堅石卅爲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爲  
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  
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也少樂爲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爲主簿鑠自微

賤登綱紀時僚大姓猶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為司隸都官從事  
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掾鑠將  
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  
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  
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  
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  
諸侯不常牛命士不恒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  
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霍靡列  
於凝沍之晨錦韜逶迤且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  
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贊曰鄭冲含素王祥逢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操芳飴標奇帝  
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貨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列傳第四

晉書三十四

御撰

羊祜

杜預 子錫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相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大原郭菲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墓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爲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道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

而親疎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為侍臣  
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鍾會有寵而忌祐  
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  
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二千戶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置郎  
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揔齊機衡允釐六職朝  
政之本也祐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寒暑是直雖處腹心之任  
而不揔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祐為尚書右僕  
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則朝名望祐每讓不處其右  
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  
故祐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緼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  
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祐以死  
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徙鎮金甌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  
邊害祐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

大獲其利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祐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檠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祐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



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狗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挾據今光祿大夫李熹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勤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祐迎闡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剋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祐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祐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背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在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祐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

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脩德信以懷初  
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  
欲進譖詠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祐遣  
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求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  
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  
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  
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游獵常  
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丘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  
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  
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  
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  
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  
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  
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祐貞懇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統之徒

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誚祜陳事辭甚後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脩舟楫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䟽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矣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埽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比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

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城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

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中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杖祜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謨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

由或謂祐慎密太過者祐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踈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問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

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祐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誓辭華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髮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祐蹈

德仲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  
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  
傅持節如故祔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  
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祔素志求葬於先  
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祔喪既引帝於  
大司馬門南臨送祔甥齊王攸表祔妻不以侯斂之竟帝乃詔曰祔固  
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  
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初文帝崩祔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  
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  
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之  
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  
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祔曰  
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  
此為但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祔乃止祔所著文章及為老



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  
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碑荊州人爲祐諱名屋室  
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祐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  
卒不得除署故叅佐劉儉趙寅劉弥孫勃等牋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  
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祐叅同庶事祐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德高  
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舊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  
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矣反  
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北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  
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摹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  
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  
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爲之感痛者也  
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  
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祐  
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

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茲道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  
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  
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祐廟仍依蕭  
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祐  
昔吳爲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祐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  
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  
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  
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啓土宇以崇前命  
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  
萬匹穀萬斛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  
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譙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  
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又  
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  
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祐兄子暨爲

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祐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祐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邑五千戶以桓玄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祐明德通賢國之宗主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蒸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繼愚謂鉅平封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爲利竊鄉食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不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旣被橫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音寢不報祐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准北護軍初發與祐同母兄承俱得病祐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

弟暨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為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為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祐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字長玄有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偽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為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慙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為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為徐州刺史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幾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戶與車騎將軍費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

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制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皆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搜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丘強盛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替之軍興遣御史檻

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闕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首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誼譁並坐免官以侯蕪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舉度奏上二元軋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勢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父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何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

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  
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  
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荆  
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駟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  
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  
害之地取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子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  
還其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  
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  
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  
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  
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  
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  
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  
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



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名取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將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州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寇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

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百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百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南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

江陵吳人知預病癯憊其智計以輒繫狗頭示之每大樹似癯輒斫使  
白題曰杜預頭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  
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脩立泮宮江漢懷德化  
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脩邵信  
臣遺跡激用渚渚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  
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  
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  
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  
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  
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  
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  
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  
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  
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

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執事虞賓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左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正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家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

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有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年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北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

錫字世叔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又文學累迁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繩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爲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距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迁吏部郎城

陽太守不拜仍迁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又嗣在外戚傳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井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欤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雖纖奪於在位可以與嗟旣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池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誓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爲武庫

列傳第四

晉書三十四



列傳第五

陳騫 子興

晉書卷五十五

御撰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國而改焉騫沈厚有智謀初矯爲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諸矯專權矯意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天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同少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郟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惔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



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  
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  
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  
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  
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  
士庶所懷旣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  
骨賜袞冕之服詔曰騫元勳舊德統人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  
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  
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廚田十頃  
廚園五十畝廚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  
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騫屢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  
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  
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傳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馬  
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

殿驛素無驛諤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諂弟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驛子女撤行驛裳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袞敎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

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內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驛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其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

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天府光昭盛化非徒子  
奇甘羅之儔兼苞顏冉游夏之美爽乃辟為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  
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為建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  
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  
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  
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  
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  
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封秀濟川侯地方六十里  
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為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  
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  
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  
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使大夫王沉衛將軍賈充俱開府  
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  
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有司奏免秀官詔

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謂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喜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勲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宜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詰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勲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惣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遺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擷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既漢履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維望亦不備載名山

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近遠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辯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旣正則曲直遠近無所

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  
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執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  
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勲業弘茂方將宣猷敷制爲  
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  
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二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  
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  
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  
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戶啓願陛下時共施  
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  
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  
爲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顧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  
惠別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顧嗣

顧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  
顧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顧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

勲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顧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顧襲爵顧固讓不許太康三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顧兄子憬爲白衣顧論述世勲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顧問太傅所在顧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顧曰宜至廷尉豫從顧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顧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顧請以封憬帝許封顧次子該顧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顧奏脩國子刻石寫經皇太子旣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鍾鼗鼗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顧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矩卅所用四分有餘顧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与顧清言

欲以理服之而顧辭論豐博廣矣而不言時人謂顧爲言談之林數顧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曾不劾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顧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顧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其無大恃幸天下尚安庶可優遊卒歲此謀遂寢顧且多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喻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顧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顧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顧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宗外戚之望彰偏



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  
 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  
 拜越禮之鄉食邑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各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  
 翊周蕭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旣于繼體各單傳說祖已樊仲亦  
 隆中興或明揚仄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  
 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  
 官屬蜀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  
 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匡  
 韓尉子嵩並侍東宮頗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  
 雋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職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風成之表而今  
 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頗與張  
 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頗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  
 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任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  
 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

其蔽曰夫摠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豐吝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非庶之情信於所習

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埋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撫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

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旣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費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旣過反證正于胷懷宜其以無爲辭而盲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寇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曰以廣衍衆家翦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顧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毋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願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

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旣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旣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墮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辯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頗甚惡之倫數求官頗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彤東海王越稱願父秀有勲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顧本官改葬以卿

禮謚曰成以高嗣爵爲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讎爲散騎常侍並爲乞活賊陳午所害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爲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前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王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旣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爲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讌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

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方脩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叙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皆歎服焉楷子璜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旣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遊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如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

璿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  
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璿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  
爲尚書楷長子璿先娶亮女女適衛璿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  
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璿瑋以楷  
前奪已中候又与亮璿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艾車  
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旣伏誅以  
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  
渾爲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  
性不競於物昔爲常侍求出爲河內太守後爲侍中復求出爲河南尹  
與楊駿不平求爲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  
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爲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  
戎在尚書足率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不違其志要  
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如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  
王衍省疾楷迴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雋楷有知人之鑒初



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指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  
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礼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  
傳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  
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藍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謚曰元有子璆璆  
璆璆礼遜璆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璆字國寶中  
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爲王綏所重母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  
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  
爲乱兵所害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脩尚儒孝足不踰  
閭者數年陳郡謝鯤穎川庾敳皆雋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鯨  
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  
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比  
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加未王浚爲石勒所破襄嵩等  
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

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軋憲拯茲黎元羈舊威歡慶謝  
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岵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  
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虐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  
義岵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間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旣  
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爲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  
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貴至巨萬惟  
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  
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爲長樂太守及  
勒僭號未遑制度憲與王波爲之握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  
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鼓並以  
文才知名鼓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鼓俱豪俠耽酒好臧  
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鼓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鼓使已  
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爲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  
誅挹鼓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祿大夫司徒大傅封安定郡公憲

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貴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為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為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奧奧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為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與奔淮陰妻子為賊人所得奧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同女涕泣固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史王道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徵為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道為司空既拜歎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道思舊好乃改為敬豫焉

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斯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

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爲主簿後爲越子毗所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微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顧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之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僚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目以清通俱爲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旣順才才膺世至高平沉敷蘊茲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筵媿皇鍊石晉圖開祕顧有清規承家來媚



列傳第六

晉書三十六

御撰

衛瓘

字伯玉 恒孫 璠

張華

字季直 十

題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高漢明帝時以儒孝自代郡徵至武  
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覲魏尚書瓘年十歲喪  
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閭鄉侯弱冠爲魏  
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轉中書郎時  
權臣專政瓘優遊其間无所親疎甚爲傅嘏所重謂之審武子在位十  
年以任職稱累迁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  
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  
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之蜀既平  
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与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  
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  
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无所問若  
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

內任焉平旦開門瑾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伏趣瑾營瑾輕出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瑾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瑾瑾不許因相疑貳瑾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瑾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瑾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瑾慰勞諸軍瑾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瑾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瑾瑾辟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瑾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瑾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无所憚及暮門閉瑾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且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瑾於是剖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瑾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為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由續至縣竹夜襲艾於三造

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璿  
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璿璿以尅蜀之功君師  
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搢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  
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  
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寔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大都督  
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  
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  
督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害璿離間二虜遂致嫌隙  
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璿乞以封弟未  
受命而亡子密受封爲亭侯璿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  
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  
法御下視尚書若衆佐尚書郎若掾屬璿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  
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  
謂璿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爲政清簡甚



得朝野聲譽武帝勅璿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璿自以諸生之胄婚對  
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璿  
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璿以魏立九品且權時之  
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  
善而敎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  
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脩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  
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  
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  
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  
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棄德  
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  
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下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  
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郡縣之  
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

上人安其教俗與政具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數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璿母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璿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璿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璿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璿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峻素與璿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宣若離婚璿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璿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曰司空璿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宮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主者務令優備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璿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

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綬綬劔履  
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  
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  
其方直不得驍已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為伊霍之事  
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驍私怨夜使  
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礼律刑名公輔大臣未有此比  
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  
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璆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郗  
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摠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  
以正其身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  
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飲墮地盡化為螺蚌餘而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  
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為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  
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  
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

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幡擗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認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刀重勅出第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已下即承詔偽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違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脅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離賊不滅冤寃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殞斂始訖謹條瑾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瑾家之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齎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按次錄瑾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姦皆出之驗盡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瑾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瑾伐蜀勲封

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贈假黃鉞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曰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直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散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散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

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  
作異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  
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秦  
滔天作矣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  
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  
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  
離離以舒光禾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似  
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  
矩折規旋或方貞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  
騰于川森尔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  
縱肆阿邴若流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  
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  
隸草乃其曾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  
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

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負負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章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

溥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頏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  
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矩復身頽若黍稷之垂穎  
蘊若蟲蛇之焚緼揚波振轍鷹跂鳥震延頸矜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  
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絲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  
杪邪趣不方不負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  
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  
不能覩其卻間般倬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藉之首目繁  
斌斌其可觀摘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  
莫刊思字體之頽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旣用篆奏事繫多篆字難成即  
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  
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  
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  
壁雇觀者以釭酒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  
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表術將



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  
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  
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  
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  
是鵠象鵠宜爲大字耶鄆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  
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  
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  
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  
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  
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擲比鍼列或砥平  
繩直或蜚蠊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  
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虞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嶸嵯  
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  
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

足筭而斯文之未宜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率  
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  
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  
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  
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忘不暇草書寸紙不  
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  
姜孟頴梁孔達田彦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  
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  
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  
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  
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既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  
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論  
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  
有儀方不中矩負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

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黥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拂鬱放逸生  
奇或凌邃惴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蟬揭枝絕筆收勢餘綖糾  
結若杜伯捷毒緣蟻蛇赴穴頭浸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沮岑  
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  
及瓘為楚王瑋所構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  
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廚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  
陵貞世子二子瓘玠

瓘字仲寶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  
五百戶懷帝即位為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元帝以瓘玄孫崇  
嗣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  
其成長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驛騎將軍  
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  
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

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王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璩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論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泣涕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惟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今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

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  
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  
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荅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  
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  
脩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  
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爲有  
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  
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  
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爲  
廷尉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  
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  
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脩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  
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鴈鵠賦以自寄

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  
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鷂過  
猶戢翼尚何懼於罾罟罟蒼蒼龍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習其居  
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  
陋荆棘匪榮葩蘭動異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  
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  
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偽鵬鷖介其背距鵠鷺軼  
於雲際鷗鷺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鳬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  
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盧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倉鷹鷂  
而受絀鸚鵡惠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  
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  
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飄逼  
畏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環足偉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  
類殊鷦鷯宜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

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直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勵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策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剋及吳滅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筭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勲其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為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

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為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无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將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即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竊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心充贅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為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蕙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入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無遺



策功在不賞。輒張跋扈。遂違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札。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誓首曰。陛下旣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撫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揚。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官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指。以為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為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為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曰。帝

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驃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散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顧顧素重華深贊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始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其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倖自頃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之子也吾又不受阿衡

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  
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  
手書偏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  
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曰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  
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  
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使后知  
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  
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  
爲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主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  
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氐羌自反非秀之  
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  
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  
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地劔王莽頭孔子殺等盡焚焉  
時華見劔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柏識者以

爲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肆以中台星并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刀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懷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頡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臯之議臣諫事具有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荅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烏毛長三丈以示華

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龜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豫章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客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

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  
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  
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  
當獻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  
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  
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  
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  
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  
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  
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  
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固輔政摯虞致箋於固曰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  
省得華先帝時荅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荅  
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  
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

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固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月日之光布惟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纁卻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令聖意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冤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

近華之至心擔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勲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姦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卽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回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傳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二子緯贍

緯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贍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緯子輿字公安龍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令卽召爲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荅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下兄爲太子長兵旣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



學試經爲臺西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爲須昌小史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卿卞下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導乎險輟理有可言昏亂方疑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劒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凌寒戶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滅張由趙發患於亂世自古爲難